

散文

家乡的小满会

田丰



杏儿熟了，把整块整块的麦田点拨得金黄。这个时候，小满节气踏着滚滚麦浪一路走来，家乡的小满会准时登场。

小满会通常在头天晚上就拉开了序幕，王明口的空旷场地灯火通明，锣鼓喧天，唢呐阵阵。戏台前坐满黑压压的人群，老少戏迷在豫剧优美动听的唱腔中沉醉着，不时拍手叫好。不远处的电影场地上，发电机突突作响，高音喇叭播放着歌曲，欢快的旋律传遍十里八村，人们闻声而动，狂热的人群奔向银幕，偌大的场子顿时人山人海。有些年轻人为了找个好位置，硬着头皮往前挤，

把现场搅得一片混乱，小孩哭，大人喊。这时看场员举起竹竿，向几个制造混乱的头部敲去，几竿敲下来，他们只好抱头蹲下，会场又恢复了秩序。打鼓书场则是另一番景象，马路边、庭院前，坐满人群一片片，各个民间艺人各显神通，打鼓咚咚响，响板啪啪叫，这个唱岳飞，那个说隋唐，现场一会儿鸦雀无声，一会儿欢声笑语，人们听得入神入脑，如痴如醉。

晚间的喧闹送走了黑夜，迎来了黎明。翌日，太阳冉冉升起，在霞光的映照下，小满会容光焕发。一条南北大街摆满了收麦工具，有木杈扬锨、镰刀扫帚，还有筛子、箩筐、簸箕、穴子等。东西大道泾渭分明，西侧经营各种各样的传统小吃，东侧是日杂商品。这些提前到来的商贾小贩把十字大街完全占领。后来的商贾没有了位置，只好把摊位摆到河谷桥头。人潮涌动，集市越滚越大，似乎要把大街撑破，骡马交易市场 and 粮行被撑到谷河北岸一个叫高庄的地方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小满会开始敞

开胸怀迎接八方来客。通向王明口集的大道、小路尽是赶会的人流。木货白条市场是人们的首选之地，村民们将一春积攒的零花钱买些收麦工具。瞭望整个街市，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，吆喝声、砍价声交织在一起，汇成小满会的主题曲。一桩买卖带回一个希望。庄稼人买好工具，时刻等待着打下小麦，磨出白面，吃上白馍，过上好生活。

孩子们是赶会的重要角色。学校放假了，孩子们就向爹娘要钱赶会。家庭宽裕的孩子要钱很顺利，但经济拮据的孩子要到钱可不是件容易事儿，他们通常要使出浑身解数，又哭又闹，甚至受到皮肉之苦才要得几个分币。孩子们有了钱，就来了精神。他们三三两两结成一堆，沿着小路蹦蹦跳跳来到集市。儿时的我是赶会的先进分子，一大早，我和几个小伙伴就在村庄南头的大柳树旁集合，一蹦三跳直奔饮食市场。这里有油条、烧饼、肉盒子、砂糖角、麻果、锅盔，花几弹等上百种传统小吃，美食当前，我们这些贪吃的孩子自然是难敌诱惑。油条锅前，几个小

孩正围坐在一起吃着黄脆酥的油条，把伙伴健康馋得直流口水，大声嚷着：“我要吃油条。”我想吃肉盒，其他几个伙伴去吃凉粉，只有高个子天意迟迟不动。我问他，你咋不买着吃哩，他耷拉着脑袋小声跟我说，他只带5分钱，买不着。我赶紧给他买了一个烧饼。

吃饱喝足，我们又来到骡马交易市场，这里人声鼎沸，牛马欢唱。东区拴着一排骡子，西区是一排黄牛、毛驴。只见一群人围着一匹骏马，有人往前牵，有人拉着马尾巴往后拽。五十开外的男子伸出五个手指高喊：“500块，就给500块。”“不中，少600块不卖。”“看你那熊样儿，怪狠哩。”“你是啥样儿，是狗样儿，鳖样儿。”人群爆发出一阵哄笑。“不给600坚决不卖。”“今儿俺买定啦，再添50块中不中？”经过几番口水大战，买卖终于成交。

夕阳西下，当晚霞的余晖燃尽的时候，赶会的人们还不愿散去。夜色来临，人们看看电影，听听大戏，再过一把麦收前的闲乐之瘾。

诗歌

古体诗四首

杨光

江南雪

何来银蝶吻窗纱，开轩茫茫到天涯。莫非玉女云端里，横向长空散梨花？

送友人归乡

一别中城路茫茫，归心似箭越大江。遥望故乡苍茫处，亲人翘首立斜阳。

过南京

列车徐徐过南京，扬子中分石头城。金陵王气耀千秋，古城映照夕阳红。

游绍兴

杨柳风里游古城，三味书屋访周公。北古轩口吊侠女，沈园轻吟钗头凤。乌篷船边戏春水，题扇桥头觅书圣。更瞻禹王登高处，一览群山烟云中。

那一年

张明

那一年，院子里石榴开花了
爷爷坐在草屋前
静看孙子孙女搓泥丸

那一年，父亲考入师专
骑车五十多里往家赶
因为家中断了面

那一年，我家分了田
妈妈一人忙里外
天黑了麦子未收完

那一年，我家盖了青砖房
八砖扣顶亮堂堂
全家院中晚纳凉

那一年，村里建了皮毛厂
务工管家两不误
乡邻个个心中爽

那一年，村民搬进新小区
电暖冰箱一应齐
对比过去与今日
不禁让人常唏嘘

小小说

诱惑

梁晨风

“一口价，五毛钱一斤。”卖瓜的中年男子脱口而出。

“瓜贩子才卖四毛，你卖五毛，太贵了。”中年妇女说完装出一副要走的架势。

“要不是城管撵得凶，俺才不会在这儿跟你闲磨嘴皮子，俺的瓜在城里没六毛可别想吃上。瓜贩四毛一斤卖的是什么瓜——西瓜地里后期的罢园瓜、死秧瓜。”男子边争辩边同媳妇一起从四轮车上往脚下的塑料布上卸西瓜，瞟都不瞟中年妇女一眼。

一旁探价的夏三心里有了底，离开瓜车掏出手机悄声打了个电话。

不一会儿，瓜车前来了一个相貌平平穿着暴露的少妇，不问价格直接挑了一个大个儿的。

“十六斤，八块钱。”男人利索称瓜的同时，不忘瞪大眼珠在少妇身上猛扫一通。

少妇看起来匆忙，从精致的坤包里掏出零钱递给卖瓜男子，接过

西瓜就走，粗粗一卷百元大钞从包角滑出落在卖瓜男子的脚下竟全然不知。卖瓜男子只顾斜眼追着超短裙，落在脚下的百元大钞他也没发现。

夏三压低声音提醒卖瓜男子：“看你脚下。”

男子回神低头一看，下意识地用脚踩在那卷百元大钞上，随即换另一种眼神去追少妇，直至少妇从视线中消失了，才利索地抓起钱塞进裤袋。

“见见面，分一半？”夏三指指男子的裤袋。

“你都站这儿半天了，不是想买瓜吗？俺不要你的钱，随便拿。”男子答非所问。

夏三眼前一亮，指着瓜车说：“我要你一车，你愿吗？”

“你只要要一车，俺可以给你便宜一毛钱。”

“刚才掉钱的娘们是那边王屠户的老婆。上一个集会，一个卖瓜的坑了她二两秤，王屠户拿着宰猪刀

把他一车瓜砍了个稀巴烂，闹腾得派出所都出警了，最终因卖瓜的缺斤少两扰乱市场秩序，自认倒霉。”夏三说话的时候，用眼死死地盯着男子的脸。

“俺不少她的秤，俺怕啥！俺捡钱也不违法，大不了她找过来，俺还她就是了。”男子话说得大大咧咧，可急匆匆地把地上的瓜往车上搬。

“她很快就会找过来，到时候，我要是说是你从她包里掏的，那性质就变啦……”夏三不紧不慢地说。

卖瓜夫妇脸色骤变，僵在原地。女人小声对男人说：“不是咱的咱不要，把钱交给这位大哥吧。”

男的伸手就去摸裤袋，夏三忙拦住说：“其实我也不想招惹蛮横无理的屠户，咱们都说没看见不就没事了？”

卖瓜夫妇又一愣，猜不透眼前这个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

夏三指指瓜车，提醒卖瓜夫妇：“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想给纱厂买点便宜瓜。”

“哈！瓜是咱自己地里种的，大哥你估摸一下重量，给多给少你说说了算。”男人满脸堆笑。

夏三按捺住心中的喜悦，伸出一个巴掌，示意500元。男人默不作声地把脸扭向一边。女人开口了：“俺这一车瓜足有2500斤，大哥，你只给500，不是少了点。”

“再加100，你们如果不愿意，我可——”

男人忙扭过脸，狠狠瞪了一眼女人，“大哥给600，咱就要600。大哥，别听她的，你就说把瓜卸哪儿吧。”

夏三付了钱，把瓜车带到自己的水果店前，说：“就卸这儿。”

夏三快步走进吊着纱窗的水果店，抓起电话要通了纱厂的梁事务长：“厂里急需降温的西瓜有货啦，市场价，五毛钱一斤。”

卸完西瓜，男人想给夏三道个别，隔着纱窗猛然看见刚才买瓜的少妇的身影，一阵心悸，叫上老婆开车匆忙离去。

地方不对劲，停下车，掏出那卷百元大钞，展开一看傻眼了——全是假币。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尚林题

策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撰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：梁祖文

15. 李子木回到瓦子集，向魏凤楼、王其梅等汇报情况。

李子木：王政委，我的答话全是瞎编的。

王其梅大笑：不说假话，难退重敌啊！叫所有的人员都上寨墙。子木同志，吃饱喝足，你还得再去一趟，叫王修富给个答复，同时观察观察情况。

16. 王修富驻地指挥所。

王修富：好啦，双方停止战斗吧！你还得回去向他们讲，如果对我的部队追击的话，一切后果全部由他们负责，我将狠狠地揍他们一下子。

李子木：我回去将师长的话讲给他们听。

王修富：这一次你得从前沿通过。

李子木：师长想叫我送死吗？

王：你向他们喊话，叫他们停止战斗嘛！

李子木：师长这叫什么话，我叫你停止战斗能行吗？

王笑笑，一摆手：请警卫营长来，把这位先生从部队侧面送过去。他是我们的“坐探”。

警卫营长进来，把李子木从屋子里领出去。

李子木：走前沿我不去啊！

警卫营长：不会叫你走前沿，我们从右侧面过去。

李子木随那位营长出了王修富住的院子，看见院子外面站着很多伪军官。他们看见二人走出来，都说：两家伙别打啦！

17. 去瓦子集的路上。

警卫营长很快把李子木领到去瓦子集的路上：你从这条路走吧。

李子木出村子百十米，只听见一阵排枪，上空“嗖嗖”飞过无数子弹。李子木赶快钻进一块豆子地，匍匐下来。

敌我双方仍然在进行猛烈的战斗。

大路上，敌军撤退一阵子，再放一阵子枪，有的趁机抢拿老百姓的东西。

渐渐地，激烈的枪炮声逐渐由稀疏到沉寂。

18. 瓦子集，豫东纵队驻地。

王其梅紧紧握住李子木的手，开玩笑：子木啊，我们还以为你报了呢，正研究派人去搜寻你的尸体呢！魏凤楼：王八羔子还是老一套，撤退以前，为了掩护逃跑，总要打一阵子猛枪。刚才听到那一阵子枪声，就知道王八羔子要逃跑啦！

李子木：这叫做“魏司令威风震

敌胆，王政委书信却顽敌”！

魏凤楼：子木，别怕老王和我的马屁啦！

19. 豫东纵队驻地。

王其梅对李子木讲：张岚峰背信弃义，明明向我们表明，有了情况要通知我方。此次对我军的突然进犯，充分证明他所说的话全部是谎言。经我和老魏研究，决定派你再进柘城一趟，质问张岚峰，究竟是何用心。

李子木：虎狼毕竟是虎狼嘛！

魏凤楼：再去一趟，揭露一下这件事，同时，再看看他的态度。回来时，为部队买点急用的西药。

20. 路上。

晴朗的早晨，满天霞光，晓风拂面。李子木把一套军便服装在包袱里，身着便衣，精神抖擞，边走边唱包公陈州放粮那段豫剧黑头的唱腔，越唱越有劲。

21. 路边饭店。

路旁有一家独户饭铺，铺面门前种着几棵柳树。树下摆了几张饭桌，几个农民坐在那里闲聊。

李子木一见，便走了过去，在一张桌子边坐下来，要了一盘炒鸡蛋，一两酒，一个馒头，一碗面条，还要了一壶茶。吃饱喝足，付清了钱，正要上路，一名敌下级军官率领五个敌兵全部荷枪，闯了进来。

敌军军官问李子木：从何地来？到何地去？

李子木从容回答：从扶沟来，到柘城去。

敌军军官又问：有护照没有？

李子木：有，总部卫队的，是回家探亲返部的。

李子木从袋子里拿出证件交给敌军军官看。敌军军官看了护照，又看了看李子木的军便服，问：为什么不穿军衣穿便衣？

李子木：你比我更清楚，沿路不少地方是八路通过的地方，谁敢穿军衣呀！

敌军军官：打扰了，对不起。

敌军军官率兵扬长而去。

22. 柘城县城张岚峰军部。

李子木：张司令，本人此来，转告我军领导魏司令、王政委的话，问司令为何出尔反尔，指派王修富率部进犯我根据地，攻打瓦子集我军，并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事。

张岚峰：关于瓦子集发生的事，一，由于蒋委员长电询我部北进，出于无奈；二，事来紧急，难以通报；三，我军北进后，遭受重大伤亡，撤回原防的事，已回电给蒋座。希望李先生回去后向贵军领导讲清上述各点，并谅解我军的处境。

(116) 待续